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巖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遵巖集卷十六

明 王慎中 撰

墓表

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毅皇帝朝令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强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巳年七十巳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肉綿帛如

詔吉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婣壻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問學為一代宗工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内和氣旁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咸嘆陳翁夫妻兩人之賢而重歆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丱童即遘家禍同里鍾姓者興巨獄以搆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噉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

其少弱不能與仇爲理公不爲止榜笞楚毒甘若食飴
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爲同繫者所䀮同繫故仇
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
父兄竭力營捄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
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
父母亦然所辭且爲其女謀别選所歸黎氏矢死自决
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絶之非人所爲吾有俟之而已翁

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為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予觀先王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觽佩礪極甲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在於婚

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弟使姁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偽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絏之免無期而衿恍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為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兩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

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沒陳翁兩人之事固予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大學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顧獨深好予文予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顧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河南參政劉涵江墓表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歲予與公同罷河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攜而歸公艴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猶出内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遊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彷徉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

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平生約已守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於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沒世予卒以悲故不為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為漳浦縣尉因家之當文廟時有仕為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實公高祖再傳為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郎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徙

故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戶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遷知黄州府以母喪去職起為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叅政遭郎中公憂起復為浙江右叅政調河南叅政撫民南陽其為戶部甞監淮安榷稅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填京庾榷稅故毛細易汙為之者往往矯厲苛核皦其迹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懈不欲急懼見為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為便督賦

故嚴密過朂滲匿不以藩郡尊鉅為忌二事以集竟免汙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黄州江漢經流之衝民戚戚政煩前守日夜治文書應賓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深奥處田野饒足郡中常暇豫因習為偷公兩易其俗為張置為黄州政每閑尋周瑜破曹孟徳故處酾酒吊之與客泛舟婆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獎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為時名流者項背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而

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寙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
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叅政主督版冊財計而南陽主撫
民公為之皆有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為米鹽公獨疏
目濶節顧絶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寛捨致安集而稽察
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懐其所治各有
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衆莫如廣
州且據會省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齊
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者

强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盖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茍而有取其於人不為茍予性尤濶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既無以買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輒得賢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怒者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浙江為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迎將雖其廉謹而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歎也夫公沒二年既葬其子祥鸛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林

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願有以明先君者予主廣東
辛卯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為郎覽壁
中陷記摩挲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為河南叅政又
同罷也其言宜可信於是為表於其墓曰有以自待者
必不託於人於人無所託則其享於世者亦不能遂彼
所謂自待者皆矯强鷙卓恃巳而卑物奇跡以驚衆其
不能遂意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託於
人而任質徑情貌恂而詞愊非期與人為異有所戰薄

於才駑聲角之塲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為賢終以得罷予又以感夫世尚之變盖三十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覩矣

張毅齋先生墓表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失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

其利而其失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
盟踐前識足以决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
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
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
撰議之列則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
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
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爲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
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

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巳巳歲値也先犯塞權瑠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謨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

卒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
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
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馬師次居庸時倉
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
還軍為權瑺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乃
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敵人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紲
御銜槃奉車駕還都鑾鈴不爽節㴱鞫無脫者而國勢
尊鞏曽靡障陴戍壘之隳叅盖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

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外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懐違諫廢下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禄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践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儁辛賓李若水

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懐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没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欷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

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没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斂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决棄不復顧懐齒髮骼胔化為朔陲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

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虆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竪樵子頑憯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為薪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慼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𩲡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陁石泐之患然

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絶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遊容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馬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剥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蓊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諠詫播為奇聞異

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没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斁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而没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冀於外與待於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闇然以自

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奚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為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為善則其所為有以得其性而止耳非有過制之行離倫之跡以動耀視聽而驚傳詫也盖吾門人林松喬年之父履坦翁諱玫字文王者世居潮之揭陽生而才謂以習藝而戰於章縫繩尺之塲可以得志而不樂為也文墨諷詠以自娱而已其心力智策與市人計舉廢而算贏縮足以年鉅取羡而不屑為也衣食不逆為量殺以自給而已其信義

情欵以連結羣伍平決紛鬬足以雄長爲衆伏任聚徒
送黨而不願爲也恱色柔聲諭人於不爭以自安而已
故其居世常樂而無可憂畏之機其與人常親而無可
忿怨之境而欲名一節一行之竒以矜道説則翁之所
爲若此宜其歿久而尚未有聞也此所謂含和葆光畸
於人而全乎天者彼一節一行之竒其矯咈之僞刻晝
之勞方爲天之僇民然言者往往喜述彼而忽此此吾
所以爲翁表其墓也翁雖無所待於後有裔年爲子其

所待者遠矣喬年砥淬名行以進士兩宰巨邑專以仁愛廉決為民不求乎上以獵時譽其欝積久矣進為通顯以承寵褒貤翁尊榮且有日翁之天且將不純而畸淆於人乎吾及翁未受寵命之日為此文以表焉盖猶純乎天而未雜於人也故表之曰履坦林處士之墓

林母謝孺人墓表

孺人潮州揭陽故處士林翁某之妻而今龍溪尹松喬年君之母也龍溪君始以進士分邑蘭溪為政方得民

而以孺人之喪去邑邑民攀慕知不可留則請其鄉之
大老章樸菴尚書公志孺人之葬以慰林君且以為報
林君既以禮襄孺人之事與處士合窆起復為龍溪以
書至清源山中屬予表處士孺人之墓予遜不敢當顧
與林君之誼不淺不終得辭乃為處士墓表而復書龍
溪曰喬年方以才廉為縣進顯於世之日邇矣宜得受
賜於上以儀章褎寵賁先人幽宮而譔德序事可以屬
當世貴重有力之人故缺其一以俟喬年他日得意而

為之非吾獨靳於孺人也喬年書來數四曰受上賜以為亡親榮松不能無覬然即得之猶外物也當世有力之文松度終不能得而亦不願得之也惟君子之言可以信於人而使後不泯是松所以致孝於親之大望而先生其何以距焉嗟夫時所謂愜於志美於觀而可以寵其父母者可知已而喬年所存如此其趣好固大異於時足以推見孺人之教已予益愧其所以請者辭益固而喬年之請益勤乃問孺人之所以得謚者云孺人

養其舅姑孝自其始見廟至於既沒遇其杯棬杖几而不敢褻而歲時之享奠必飭必豐如其生而饋之食也事其夫敬自其既反馬至於稱未亡人見其書冊琴瑟必思而哀而不以燕私之邪氣亂焉遺言傳訓奉以周旋以約其身及泉而語其夫色無怍也其教諸子嚴自其能言食食至於就傅給其衣食必以節視其課業必以數其學者從仕其不學者持家一言一事之失不以既長且貴貸呵撻而惟恐其子一日之即於淫以貽父

辱也蓋其所以為婦為妻為母者無一不出於陰教之正而終始如一日可謂貞且恒矣於是宗黨姻屬之賢者考德論行最其美之凡而謚之如此予惟古者易名之禮蓋上之人以施諸其臣以勸士而崇教而施諸婦人者非君夫人不在是也近世乃有士大夫自相與表其人之賢而不遇相率謚之以明尊慕要以稱於朋友問學之間而已於禮既不合而事亦不多見惟婦人之謚家而用之不以為非自内教不行女史職廢婦人之

美固世所不講而今之易名其俗又如此則謚之施於其人固非考德論行之所存也予懼世之視恒貞孺人猥以家用之俗忽之忽其謚而因以不知其人則内教何所視焉故特著其謚之覈於德者以為表而使龍溪君刻之於墓

封郎中鄭殖菴公暨配伍宜人墓表

往予謫倅常州令戶部郎中鄭君汝德為縣於無錫余以事至縣縣人言其尹不多抶人檟朴棲於廊間庭中

諍詞常空矣尹故早起晏休無朝夕變細民一物之餽不敢至其室予既善鄭君得其言於縣人私以為君藉且勉卒之君謂予曰此非普之賢維吾父母之教始吾至縣頗嫉民之不如法者杖之患其不痛吾親聞之輒戒曰夫孰非人之肌膚痛在人之肌膚而心不少動何其忍也且民不如法教之可耳烏在杖之痛乎吾以親在邸數入內問省輒止之曰堂上須臾不坐縣官庭中門外之人積矣有裹飯繭足而來者卒不得見縣官腹

愣然而徒反事安得不滯而下之情安得盡也吳中人
士最善治珍巧飲食一日有士持餉以見吾受而進焉
問何所從得此非舍中具也吾以實對且曰是士人可
與禮接兒為親故受之耳終不肯嘗曰吾家故疏糲今
每食有魚肉蔬豉口甚甘之此非所常食當不甘也固
勸之乃言曰非吾不甘顧而為縣於此乃以親故受餽
縣固無他士人乎是可以禮接孰非可以禮接者而胡
以拒其他民將覘意瞯間有獻備味當漸廣而雖不受

彼已費矣吾終不食此以杜其後盖普之能不以刑毒其民而知勤於政慎於取與非敢自賢實重吾親之訓勉而不墜云爾越歲余有山東督學之行過縣問起居鄭君曰歸矣始吾親之來非以就吾養盖以視吾為政既以兒為可教也遂去不復可留曰海濵之廬將穢田園其萊矣吾少所治習其勞而安焉糞除芸植還吾舊事豈以而為吏輒忘故所業苟耽傲倖之養遽渝吾樂之常哉盖鄭君之父母所以自安其身與諭其子者其

言如此鄭君既以賢進顯於世爲郎尚書省天子嘉之若曰維吾有才臣能其官其封鄭晉父某爲郎中母伍氏爲宜人吏部司封郎中行其事久之鄭君喪其父未畢喪又喪其母其銘父葬得故少司徒顧公新山爲之而張司馬半洲公爲母銘盖鄭君自力於世以褒顯其親又託不泯於名卿之言足以酬劬勷之恩而慰其無窮之情事矣猶哭而告余曰願有以表二親余既得其安身諭子之詳可記也而與鄭君相好久益深其胡可

辭乃為表於其墓曰是為封南京户部郎中鄭公之墓字曰某號曰殖菴配曰伍宜人

方孺人劉氏墓表

孺人劉氏桐城方一田先生舟與濟配也先生以風致韻度自高不屑仕進嚻然老於田野之間賦詩鼓琴為樂非獨知義處命能勝其慕榮嗜利之心亦孺人之左右順輔有以和其志而不撓其所樂也仙墋莊者皖城之佳處其田原可耕而不豐而林壑深迴幽茂有可采

茹登矚以為隱者之適先生愛焉諆於内而卜居之計定孺人之智以為無可耕之田必且營於他則為離本而近浮而其土過豐又將以厚殖而易邇於富也故以是決先生之居而盡其智於所耕之田歲歲課其入以為出出不濫而積常有餘以佐先生之力使得肆於林壑之觀游至其有餘之積日益多往往有所施舍貸予其薄厚多少有節而各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為恩而先生得不病於多財先生之詩每篇出輒與唐名家爭

其工巧字書之法在晉人鍾王閒矣非其不累於内有以專一其精神發舒其意氣胡以及此婦之於夫有順承之義而已才足以助之則其難矣至於智足以知其夫而與之同其趣好盖其又難也孺人晚見其子克登第内外之人莫不以寵榮為孺人喜孺人曾不色動而心獨喜自念曰先生雖隱非絶意於世者是子為繼其父之志矣而所以告内外之人云吾所謂榮者是子好修慕學當不失令名盖所以知其子又若此孺人於為

女為婦為母莫不盡其道其端懿施於閨幃詳節細行甚多而不可備列銘孺人之葬者已誌其事之凡及夫生卒系世孫子以掩諸幽其故不復具其事而特著其所知之至為婦人之尤難者以表之以授其子西川君克使歸刻焉婦人以行事為内以所知為外書於内者既以藏於坎中而著其外者宜揭之墓上

前川張翁墓表

凡以師儒之官來教於吾之郡邑者多與予遊而德化

教諭張東豐君為最賢相見不能常心殊相得也一日謁余意慘容戚若欲有請而不能出其語知其有所求於予也問之輒拜曰予先人墓上有石必予為表而不敢必得予諾之閲再歲君每以事至郡言不及他予筆猶未屬君雖知予不誑意顧汲汲若不可得者嗟乎以予之惕足以明君其於發揚先人之善篤也歸善有張氏當宋之季徙自南雄曰發者實始徙六世至祐輕入我明族彌熲傳志剛義宗文秉而生翁名廣字子昭娶

黎氏文秉沒七月而翁生稍長知慕其父前母兄某亦早世子及孫皆孤門戶幾替翁事母陳氏甚孝内具甘肥外營什一感刻自厲必大其門戶曰使人知孤子侍寡母而克有立如我者則世無懈人墜家耳非我徒衎其能欲為門戶寵也自是資産豐殖譽望蔚起布衣匹夫而有士者之風貴人之氣唇吻開閉色笑背向輒為人輕重其敦族睦里先務事實族人有田勢家欲奪之憚翁請以百金為壽祈勿預而已翁曰此宗人事必吾

所預也使吾受金而復預事則不直麾之竟預其事田得不奪宗人利馬里有蜃蜃鹾鹵之區所入不貲瀕海寥遠猾者據而有之翁証圖考版質以簡書徵還里人且為之隄頽闢荒區以興稱正德己夘庚辰之間盜連歲竊發民逋竄無寧跡翁倡義閱集丁壯練習使鄉人治生作息如常日曰盜至則禦之屢竄自驚非安計也盜卒不敢犯力足以安利其人事實既著勸誘繩約繼之故莫不服悦其能為人輕重非智籠氣駕使然諸子

業儒皆有文教其兄之孤子若孫如已所出孤子若孫有文如其諸子張氏為歸善名家翁為鄉偉人邑大夫或延致縣舍與為禮諮事問俗必盡所謀時有裨益出入縣門及往來道中人多標識之曰豐園張翁也翁世居豐園後築室邑中闢户面龍川波澄如練晴光映帶坐對愛樂至忘世故晚以前川釣叟自號以戊子十月二十一日卒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平山高橋子四人長仕文邑博君也仕魁仕科仕業皆庠生夫起替

立隆化儉趨富繁盛於孤露之餘宴佚於艱瘁之後少有才智而知勤勵者多能致之以風槩勝冗棼貇治田宅而不鄙以禮義飭豪舉應赴緩急而不賦此其才智有過人者如張翁是也高橋之藏岡隴秀堅而松柏茂好尚與斯文俱久哉

德慶州學正陳南川先生墓表

予未識陳南川先生而表其墓上之石以曾廓齋之狀也廓齋有道之士一語不妄而狀南川之賢甚悉是其

可表先生名朝器字時用漳州漳平人也少讀書性頴甚不以敏為嬉佗佗窓几間貫心誦數倍鈍者之勞治一經專熟其文默舉不失一字同輩目其腹為經囊累以文試優等為學官弟子最高第漳平俗淳文物未振先生不獨優於邑諸督學憲臣竒先生不在龍溪諸邑子後也屢失於有司竟以貢上春官或勸入成均以需銓選先生自以經明欲與士者共習之不樂為吏也始授新興訓導考績擢融縣教諭復擢德慶州學正三方

皆僻陋士鮮有聞先生横經席發揚宗旨人人駭所未聞雖甚遐眛亦欣喜來聽尤善以情欵接遇諸生久之加親凡官其地者莫不愁險惡歎荒寂先生居之常有可樂部使者督學憲臣廉其實輒檄有司奬寵加禮顯示激勸襃以美詞多不可殫舉大要以為能立師道也仕二十餘年不離於學其所居學不過嶺外百粤之地故訓迪雖勤而發聞者少使在中州華盛之方其所造成當不可量然三方士者知經之當習而文之不可不

熟由先生也晚謝官歸治生有法不為多機而生息日益墾田築室具精其能堂搆菑播之務宜日不足而每有暇與耆舊飲酒嘯歌又若無事或疑先生專經而兼長生產作業者先生謂之曰夫經者豈誠使人窘約拙憨之物哉顧人所以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術皆從經出而讀者不解故世目經生為窮人耳吾教三方未嘗不周諸生之情而知其緩急職不得及於政矣而有司之政所不能及於頑民者吾嘗往諭之而百年不可致

之逋梗一日而歸命於有司此皆經之用也於是疑者始懽然解安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可謂賢矣先生之子天台尹茂芝君早歲向道常學於湛甘泉公之門將葬乞銘於陳見吾先生而屬予表於墓上其世系傳承生卒歲月子孫男女嫁娶聘許兆域原里誌既具矣予獨愛廓齋狀末所謂漳平之俗謹送終之禮而忽垂遠之文云者而知天台君圖所以不朽其親有古士者稱親之善之義非庶人之孝所及也故為約其事行之詳

論其意而表之

陸義姑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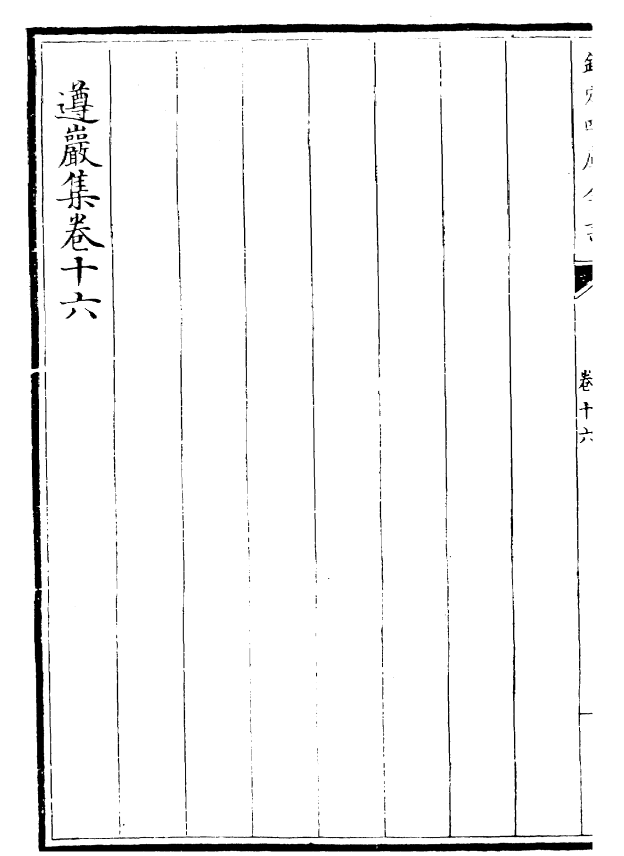
昔聶政之姊不惜一死以顯其弟之名觀者莫不感動欷歔謂其姊亦賢女也人皆以為能知弟之心而與之同其慷慨屈原之姊須詈其弟以忠見放世或以嬋媛為不知正則者予謂女須之詈非反也乃合也彼盖深嫉上官大夫子蘭之徒蔽賢讒正交賊其君以忠為邪使原至於顛沛羈離而不得容怨懟慼憤無所自解而

託於詡詈其弟猶云是孰使汝至此極者而汝胡為其如此也蓋忿之甚傷之至而豈以其弟為不當然耶予於陸義姑姊之事益有感云陸義姑姊者長洲陸浚明之姊也陸君以譴居夷而其妻沒在吳有二男女子方幼若不得育亦且死矣義姑姊舍其家以來為陸君育其男女子竟得不夭死漸長矣又為教以男女所有事陸君量移過家悼其妻之亡而哀子之無所恃也欲不行義姑姊又勉使行而居陸君之室撫其男女猶前日

陸君伉直不偶於時竟謝歸始得自有其子而義姑姊復其家吳人覽其事而義之以為猶古魯義姑姊也故名之曰陸義姑姊而陸君尤悲其以譴故累其姊事之如母終其身以明德之難報自為之傳以顯之使聞於無窮方陸君為諫官好言事言皆犯當時所忌人喋不敢出口者而論柄臣姦利誣罔罪大宜用四罪之討言尤危壯故得譴最重謫置夷徼義姑姊葢嘉其弟之能以直守職不有其官而已亦不有其家以輔之示與之

同其慷慨而所以寓其怨懟感憤之意猶曰是孰為此虐者播棄諫臣使不得保其妻撫其子而吾一婦人者與之孑孑而周旋也其致疾於用事之臣意尤深且切焉正與楚女須詈弟同意陸君幸不以諫死耳使其不幸宜不惜一死以發明其弟之志深井里之殉又不足為者此婦人之立節善道好古人大義而有天下之憂者非徒有天性之愛於其兄弟急難之頃而已予謂陸君之傳非隱其姊蓋嫌於自著故獨反覆於其恩勤男

女子之德詳焉予特表而出之輔陸君之傳以行於以
風世垂教豈淺也哉



遵巖集卷十六

遵巖集卷十七

明 王慎中 撰

傳

陳紫峰先生傳

嗚呼士敝於塲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梏其心腑專一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

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拮於觧訓要以詳夫塲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峰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朱氏之學未甞聞虛齋之説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矍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禀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謂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

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倀倀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輙廢惟先生之書焯乎

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敝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峰學生稱為紫峰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乙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羣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畀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

堅卧無幾微遲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盖爲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禄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著於書者非茍能爲言而已也家居郄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闌檻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逺矣時放於山砠水涯漁樵相問或夤縁原隰農圃滞談彼各自爲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絶跡公門監司郡邑

諸大夫冀睹其面為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為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禄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於利邈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

十里之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歳而見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門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曾點必不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由求而見賞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先令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浄峰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

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

事先生而請其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巋名一門粥粥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塲屋者設爲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累庶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尚

當有以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丘中丞傳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於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為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己而鮮濟於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為寡偶狥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於衆夫其受財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

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因矯之以求濟趨好足以同物而不忍狥焉以取嚴宜其妝兩得之功博兼獲之名而猶不免於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闊達之士所以常悼恨於功名之難也中丞丘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為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為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為不足為也賜第未久即授牒知浙之餘姚

縣餘姚於浙東西為最劇公為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
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閫摬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
相師勵不知丘餘姚為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
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浙東西訪為
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踊企非不
見為賢皆掩於公聲翔于朝遲以為法從考滿召為試
御史閱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
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為不如令下當議事

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
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投雅公汎
如也不適為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
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
蘭為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徒羣公中有憂
國抹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為勝倚助臺中明於
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凜凜乎有寡助之嘆
公亦以母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

矍然内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末憂去時嘗首論議禮大臣再論宦侍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是不復與甚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默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務極曼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視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

南京大理寺丞盖公在臺其去來逺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暮望以為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為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内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收甚於已之失位而咋舌决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目光横射意氣提出傍聽激頰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踸踔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

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為中丞廵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晏之風官司相蔽紿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為市苟娛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曖穴竇關節探窒觧剔無毫髮遁失汚吏猾豪營搆巧秘狙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硐昧阻冤苦疾痛舉在目前户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為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

後與為寬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為嚴而愛不濟者
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
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淨峰公擢總制兩廣朝論以
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
而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蓋公
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多威以宋張乖厓
田元均之賢治蜀寬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
易嚴以寬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不

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為正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據不終之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産未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愛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瑰偉絶特不愧道誼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澗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别精審細

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愽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為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為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擿抉情偽元本法令緣餙以典訓使躬受者讋服側聆者省畏張公誠民集王公異斷令不得見度公所移駁當不懈也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則跪不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

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為嫚褻無飾容侍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情溺焉而矯為制者於族婣厚有用情之過至以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令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何如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土者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為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為民輙相語曰得如丘公無按

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為名將而論留馬永一
蹶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䝉然天下
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
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
公所欲收甞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
能而已張公滋不悦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
至大官公還臺視之漠如公甞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
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

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菴胡静菴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今其風烈雖著而緒業不竟談頌方顯而謗懟參半又可悲夫公歿余哭之哀其子維楨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疊疊皆美詞余謂維楨曰此皆不足為尊公重獨趙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

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楨謹藏而録之公葬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狀銘所載皆不複出也

黄梅源翁傳

梅源翁姓黄名以盛字大宗徽州休寧人也以季子方伯君福之貴贈爲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然人追敬翁者

不以贈官故而猶以其所贈未足以償其所積也方伯君以直道清節顯於當世然人追誦公者不以其子之賢故而以為翁之隱德乃能有是子也休寧之俗善賈水航陸輦山負海涵轉貿而行四方名都會衢浩穰鉅麗下至絶陬遐聚險昧幽阻足殆遍焉要以射贏牟息美服食輿馬僕妾營良田好宅或盛燕遨廣結附以明得意相矜為賢翁生其鄉故亦為賈然其意不為相矜以利獨為二親故行賈以為養也言信情忠遊江湖間

人莫不以爲誠而任之其規時合變損盈益虛巧而不賊雖不矜於利而贾大進家用益富以有餘貲足以娱其親矣乃棄而歸專意以養父存耕公母周氏存致其愛病致其憂喪致其哀皆出至性有好禮慕學之士所不能勉而到也事二叔甚敬每食必先之曰吾父之所愛也其妹之子孫家落矣翁資以貲使其長子雷挾之以賈家落乃起曰吾父母之所愛也鄉人有乏輒貸之薄其息而緩其入終不能入者捐之焚其劵以絕其後

曰吾父之所教也教其子必以循禮好善於諸子中察其季子獨賢而勵之學曰吾祖先父母之所望也晚歲卜居霞關闢裏由之田數百畝以耕焉廟寢堂室稱之必合其度隴畦溝塗墍之必盡其力子弟僮僕用之必悉其情鷄犬羊豕食之必得其性樹木蔬蓏藝之必遂其宜不奢不儉具適儀節用天因地智術刋除前亢後遺情事完安翁蓋自是老矣裏田之最勝者曰梅坑泉出石中溢而為塘環塘古梅數本根礧砢而枝輪囷幽

姿異馨與水相映其清瀰瀲公尤樂之行吟坐嘯婆娑其下忘其時之邁也因以梅源自號亦以見志云翁之跡賈也而其意非賈也惟其意不在於賈而跡故托焉故其行特不類於賈非獨賈不類也有為士之賢者所不能至焉予懼世之知公者以為因其子之貴而尊因其子之賢而傳且溷以賈之跡疑翁也故特為之傳以行焉庶休寧之俗有所慕而勉哉

柯母傳

教必始於閨門而婦人之言行不記於世則何以教焉疑古者於女有史當與士也偕重而兼行而婦人之忽不見記殆史之失與左氏於書尤為取多而志繁而所記婦人之言蓋介之推叔向公甫文伯三母而止爾歟也之母著之為特簡其三者猶因子推羊舌肸之事以得併著不專為婦人記也其寡且畧如此所記者特其言耳豈其時教化尚存禮之在於內而可則者婦人習行之猶多惟其言之深切事情原本名理為有士也之

德所以貴於婦人而可記也然則所謂女不言外而内言不出者固以女之好哲而攸遂而其所言必其不可以出而亦有所不得而言者耳至其切事本理而有益於教固其所可言而亦未始不可以出也以其言之獨為可貴記者不得以多則知其能為言而失於傳者為有憾也而彼左氏之博取猶失之寡如此則知其有可傳者之闕於人而人不能傳之以待史氏之取亦為有失也惟其衆聞之而公傳之則婦人之不泯於世為有

可冀教之所起其必由此夫吾所為傳者今憲副青陽柯遷之君之母羅孺人也孺人既歿而其言存於今由遷之之向道篤學克存其言其以道為可信而學之可為以發遷之之智而果其志由孺人也正徳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學東南其以御史中丞靖宸庶人之亂至池州孺人謂其子曰是以道鳴東南者盍往從之如因斯人卒得有聞汝其不為今人矣富貴何物徒伈伈章句記誦間與庸衆人同趨好也遷之君

既見王先生盡得其言今以學鳴於時王先生之舊遊高弟多以遷之君爲畏也始王先生倡學士大夫之不知者聚爲詷嫉其賢者亦以異見相攻盖今雖盛行而譁之者猶不爲少孺人獨於其始倡之時使其子往學焉而其言如此豈不賢而可傳哉孺人於事舅姑孝相夫子敬而能敏接内外族婣之屬親踈等殺有節尤厚於恩馭僮婢有法而不虐皆有列女之行予特著其言之可貴者以附於左氏之義以爲世教予觀左氏所記

三母介推之母獨能與子偕隱不為援怨非有以發其子也歜與肸均為有賴於母之教而一取備官之歎一蹈尤物之禍卒不足以副其教而叔向之母反以料子之凶見名為智又其有不幸者孺人能教而遷之君義成之不獨其賢過於左氏之所記而所享報其所貽有可貴者是亦不可以無傳故為之傳

易翁傳

易翁無一命之爵百鍾之藏以為人福威處地不廣言

之所加在於族黨閭井之間耳而所以加諸其人者言

而已美言之動人若受粟帛之賜其以為戒則恥甚於箠

撻族黨閭井之人少於翁者舉以為父兄翁亦父兄其

長者至其言之有益於人之勸沮雖為所父兄事者不

敢以齒自老故少翁為不足聽也出入作息貌笑飲食

無異人者其所自為業舉廢居積取贏自給世所謂求

財利之事也族黨閭井感愧於翁言者其入私相問語

云翁何所異使吾與若能為勸沮如是翁所自言則曰

吾無他異惟於事心所可則為之其以為不可不敢為也於人所為心以為然則口云然其不為然不謗曰然吾果何以異人也且所為勸戒於人者以為與鄉人之道當然耳固敢導其所為禁其所不為哉翁沒既久人之及事翁者猶曰吾父兄云俗趨益降敬讓敦朴之風微少者淩長卑者藐尊視勢財腴瘠涼熖為隆殺而機數權力相長雄傾危者得志則榮樂失志則慚縮雖福以粟帛威以箠撻猶無益於勸沮有云聞善人

之言而知勸沮如推舟於陸其說必不行矣則翁之風其可使遽泯泯不存於世顧以所處卑約行事忽焉而不記耶於是為作易翁傳翁名某字某

鄒宜人傳

無錫華子潛君之母鄒宜人卒來哭甚多無不哀盡者宜人以其夫奉政大夫公之富其子學士君之貴享年至於七十有七所治家事廣體鉅歷年且久恩愛所慈卹禮際所遇接無失其宜故其卒得哭於人多且盡也

奉政公富矣而子潛能以才學自顯於時不以財掩其名子潛既顯能以脩潔謹厚自立遇譏而早退不以巧容其身由宜人教之然也宜人於其家所躬執常在紉績緝烹割調腼之物而廩庾庫府精稻兼金文錦良器之居畜度籍出入貿徙無漏籍賦僮婢以職常以微言感諷不從以威鞭朴弛於閨庭其所任者職莫敢不自督智者効計力者用勞嚴於課責貸人每薄其息收利逾厚售物當直矣復少益之輙得欲售者來歸槩度所予直

卒不爲損其寛而不急德稟良然而終以有獲於予之爲取之權固有合者又其才也易設家人之卦其辭告人以爲家而繫富家之吉家人之義歸於正家而富家之道存乎辭則所以爲富蓋有正焉夫其用時因利以索天地之所出分事起功當物適節生庶品而洽百禮而婦人能之豈苟然哉家人之義初以爲子閑其法於下上以爲父制其威於上而後四之爲妻與母於内者得以治其間而富焉宜人於夫與子之間有以教且相

之使學士君察與其兄典簿君宇得以閑其政奉政公得以制其義而偕享富家之吉其所成所助如此不獨能以其家富而已是可傳也

石淙貞夫小傳

石淙子中年亡其妻不更娶或有問于石淙子曰而之不室其為思乎曰哀有數而情有極日遠日忘吾豈能無與人同哉且夫思其亡而不室以副之是躭而不士也使吾思之不忘雖有室猶思也已忘之矣雖不室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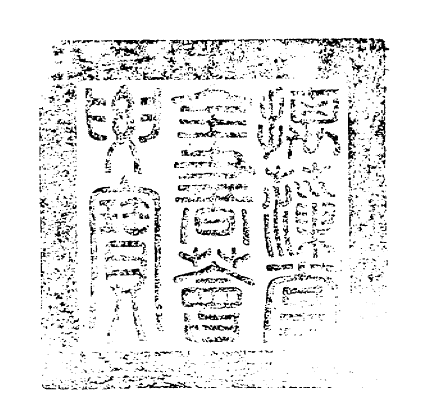
無益於思也吾豈為是哉然則其惡敗乎曰配匹之倫人道之大也制義而能別士之事也豈以有室而斁德哉吾少也有室苟能不敗豈其彊且艾而惡之且人將於是觀行道而考刑家焉若之何惡之然則其慮患乎曰世之以繼內禍家者有矣而以福其家者亦不絕于世吾安得獨疑人之女之不能為福而過料其身之不能與人之女共福也而先為慮以絕之非所聞也然則其養生乎曰吾養備而動時則六氣不能病之矣且夫

交接有節而和樂不淫衽席之上固所以安身而定命也必欲絶倫偶配合以養其生是異教之所云吾不謂然也或者不得問曰異哉夫夫也吾見世之不更室者少矣其或有不更室未有不居一於此者矣夫夫也皆不謂是也不亦異乎於是退而偵其實曰是必其人微而名家莫之與女也則石淙子之門獨名於州州之巨室慕其德而願以女侍巾帚者皆是也是必其家貧而力不足以具財也則其家故饒於貲粟之積於場足以

振而境之乏而無不給緜夫曠女待其資贍以有家室者不知幾何人也是必其子頑而持其父使不得娶也則其子長而且賢日夜以請於其父欲有母以共朝夕至不得請則屬其族人父兄外姻子弟交游長老以為請而石淙子不變也是必愍懃侗蒙麋鹿性而山谷姿好去人倫而專娱窮處者也則石淙子方以恩禮敦叙一家以及其鄉之人其祭祀時而嫺睦厚實際不倦而望守相親非所謂好獨而離羣者也或者涣然以悟曰

夫夫也其抱貞而處載和而游行乎其心之所安不以物累質其樂率乎其性之所可不以名跡滑其天故未嘗不重思已故行古之所未有而不以峻自矜為人之所難能而不以恠自異吾不知所以命之彊而名之曰

遵巖集卷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遵巖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遵巖集卷十八

明 王慎中 撰

行狀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傅凌川公行狀

嘉靖十九年三月三日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傅公卒于官先是公故有疾欲去而以新受巡撫河南之命未敢言又不忍以疾故忘河南人之憂河南數歲饑人死者半矣而當輸漕粟三千萬石公乃具疏言河南人流

徙餓死之狀請免輸賦一夕疏成而疾遂篤竟以不起
今上感公言切特貸河南粟三之一其二許民出銀以
代粟河南人幸所由生相與呼號涕泣赴公之喪曰我
乃從公得活而公固死即公子偉佶撰次事行以授公
之友人河南叅政王某哭而拜曰惟先公與先生為僚
先生知其平生今在河南又知先公之所以死者義不
得辭也按傳氏有家於遼東之盖州者莫知始所以徙
本出漢北地義陽侯介子之後也其始為廣陵人者則

公之曾祖諱恭讓也恭讓生祥祥生景景娶唐氏以公貴贈禮科給事中唐氏為孺人唐氏故嘗為贈給事公置孫氏以貳室事孫氏公所自出也公舉正德六年進士召試授禮科給事中由進士為給事中非有學行器識為時所與者不得入選在職屢言時事皆詳於大計而畧於細務得告君之體其最著者論邉事一疏至為故兵部尚書王公瓊所譲曰吾不能言也其大指言今法邉將臨敵亡卒十人以上以坐其將將畏坐法率不

敢見敵欲以求免亡卒敵無所畏得以暴苦邉民宜制自今敵入境能率所部卒格敵者雖亡十人以上勿問有功者仍録其功其不敢見敵者即不亡一人猶坐之上允其言著爲典以行於邉八年𡨚入宣大二邉將領亡卒甚多邉臣以聞廷議遣給事中一員往覆視之以屬公上可之曰是嘗言邉事者至鎮考治甄别不隨不苛竟得其實以報而副總兵劉淮者嘗格敵有功亡卒亦稱而公向所論業著于典得免坐遭母唐氏之喪觧

職十一年復除禮科給事中十四年遷工科右給事中未幾出知太平府始至延見郡中士大夫父老考問風俗以興學教人為首務太平負山阻江多沃土士鮮向學公選諸子弟之秀者延師教之親為考校文義前此士之不薦于鄉者數矣自公為之科未嘗乏也俗好賽神所費不訾公諭之曰何不以此充爾徭費之輸而以其餘養父母育妻子而為此糜爛也不改吾且刑爾俗以頓息郡中大旱公以身為民請命於神一禱而雨其

治獄不事鈎摘而常得人之情隣郡有巨獄不受其郡所治惟願得公一言部使者輙移公治之莫不稱平而解也嘉靖壬午大饑公在郡久毫髮無所私財粟溢於庾庫又以恩信貸民之富者使出財粟以佐官給散有法饑者與之粟饑而未瀕於死者與之財皆得食而去太平雖饑而人不死者由公力也郡既不饑而鄰郡民不得食者咸流入太平境内或欲拒之公曰何非人也而忍視其死顧吾力有以及之乃以餘粟為粥於野以

賑之所活甚衆在郡四年部使者撫臣相繼以公賢薦
于上章十數上也乃拜浙江按察司巡海副使緣海所設
守禦衛所將卒姦利繁鉅不可究詰本以錯列大島風
濤之所鼓盪副使惡險不能至也公固遼東人習見海自
乘巨艦擐弓矢出入風濤中無險不至摘伏抉隱懲怠
勞勤為申立條法於是在在肅慄若家置一副使所捕
得賊級甚多其修置戰船收給月粮之法出公精思已
著為令行於浙至今效之以母孫氏之喪解職壬辰起

復受河南副使專備信陽州兵事信陽固盜藪將卒姦利視浙直山海異勢耳公所以為信陽緩捕擊斷與浙直異其能收附軍民多得賊如在浙時居未久陞山西按察使以去用法平恕不事操切而專持大體富民某某坐殺人當死獄成矣復以貨免公收鞫之竟寘于法主簿某知縣某皆姦官以忤當道意為奸人所搆事下按察司或謂公是當道所欲入宜勿與之爭公曰法如此惡以人意出入竟白之一歲中遷四川布政司右

布政使而以廵撫王都御史杖宗室子事逮罪左授河南叅議遷河南副使再遷江西叅政葢公於河南久矣有德于民甚深赴江西也軍民數千人擁輿抱膝不得行慰諭久之乃得行由江西遷福建右布政使尋拜河南左布政使至之日河南軍民加額相告曰是固吾向所留不欲使去者今果為吾來耶未幾廵撫河南都御史缺廷議以河南荐罹大災必得寛大廉醇如公者以綏定之遂以畀公然公自為江西時以夏日觸熱救民

之荒跋履山谷為暑所中感疾疾幾不起矣僅而能起猶綿綿也故其蒞河南不能久而據捐吏民公内行修於天性尤篤初贈給事中公歿公尚少而公之兄曰釗曰鏆亦先後卒唐氏孫氏二人相依公孝養備至尅志就學卒以成名為親寵榮其居唐氏孫氏之喪哀毁踰禮以孝聞居家家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門内雍雍肅敬諸子侍不威而嚴僮僕忻忻如也其約身謹行之效類如此居常循循恬簡不以材智先人然與公游

者莫不敬讓之其斷獄每傳輕文不以得情為喜與人交温温若恐不得當其意待下好掩其惡而揚其美衆人皆樂其長厚至於利誘勢怵則屹然山立不可動也居外二十年不以書干中朝貴人頽然自守而已由河南副使擢江西參政以至為都御史於河南僅二年而四遷本出太宰靈寳許公所知太宰故為左轄於浙江與公同列知公特深然公始終未有一言於許公也公諱鑰字希準別號凌川生於成化壬寅九月五日距卒

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生子偉繼娶畢氏生子佶皆能讀公之書補衛學生妾張氏生子佃女子四人長適廣陵右衛指揮葉大亨之子鳳儀宋氏出次許儀州前衛指揮錢鏜之子某其二人未聘皆畢氏出孫男廷言偉出也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

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爲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

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黄鰲女孫女三人沖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戸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賔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涝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黄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東郊王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媟嫚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有文高伏人而

行潔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所履直以繩引絶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顴頰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著袖中徑歸友人誚其為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禀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奬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

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稽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睽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為贐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戸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

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
饌為好會冀娛公意公舉杯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
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為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
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摭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
人罪狀事下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為得職每舉公官氏
稱於曹中以勵屬負數為冢宰馬端毅公言公值逆瑾
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餉遼左故縮
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雪中

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公已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遠左楊公問公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噐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逆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蹤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於晏熈高重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紳嗟

贍送填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侯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與莊安人舁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之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逸樂會多微時所

交公親為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肴酒致其芬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爼徧奠在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為挈衣束帶扶持登車未反盛衣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減獲逌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怒又患痺不得有所為益怒公惻怛寛曉曲為掩護父母之間

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鉄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墝埆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渥丹立者垂白乞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歎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為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

養二親身不及禄而心甚樂令已謝二親反老而為子孫謀禄耶言者屢薦于朝故相桂公萼為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久之少傅方公獻夫代桂公為吏部選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自娱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賔病足不喜出遊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恬曠脫出塵壒其趣絶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為妖艷

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有及物價市利贏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於陳說理道揚推風雅亹亹有韻如巨木撞鐘鳴聲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左氏為宗雄偉奥健其語所獨到斷破規矩亦自為方負一時贈别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為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為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下接好奬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善一句之工寵借嘉

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褐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給薪水而已始公為布衣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苦惡人見為豐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為儉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異見耳郡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效踰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煞不以他事相溷久之其敬彌篤遂論為先進之交及去為他官廢居異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

四明屠公倬是也二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公有詳畧大指以公為廉孝人也公之材不見於位分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為鄉黨閭里所歌誦其歌誦者不過以公為有至信篤行高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不起

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為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功然公去之早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彊敏博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人所遺殁無以為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賻財而僅成禮今其塋鬻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貧也始公宅燬於火

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其孥於他郡侯王公士俊蹙然歎曰及吾為守而使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某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敝為之改造當食為之授餐又為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廄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

而行施於一鄉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歟然
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葢塗将
啓謹次序歴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墓俟觀民
風者采焉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東溪陳公暨配贈太孺

人頼氏行狀

公諱樂字尭和號東溪其始由光州固始入閩為泉
之晉江人而定居於南安之梅溪山者公之五世祖君錫

也君錫生維善維善生懋懋生英英生恕號梅隱府君公之父也世有隱德不謀榮進公爲兒時即卓犖奮發嶄以藝術自致脫跡畎畝之中治毛公詩心好之日夜誦說解析闡有爲毛詩學者即購得其書閉戶讀之猶不愜其趣廼裹粮徒步往莆陽尋師留館卒業非歲時祖考饗祀父母誕慶疾恙未嘗辭歸雖新有婚無毫髮維戀意四詩之旨大明文采蔚起試補邑學官高第弟子莆士與游咸讓公公亦喜自待而值督學憲臣某好

立威諸生就試無大小過輙以檟楚毒之公素負氣㬥亮以為非待士禮投筆裂紙棄歸山中學官具言陳秀才經明行修不可使去有失士之謗憲臣遣學官招之公曰所以不試者欲長往以明志如往而復返是要上也竟不返內子賴氏恚謂公本刻苦讀書為宦達乃不能小忍以就大事公顧笑曰以老萊子有逸妻而不能為乎而子尚稚然氣貌異人吾志有屬矣胡必自為賴氏諭公指相賓怡怡有考槃之歎其後賴氏卒而公所

屬志稚子已長起家為嘉靖十一年進士以材行風節
著於朝是為今雲南道監察御史君儲秀也明堂禮成
覃恩廷臣封公如其子官追贈賴氏孺人御史君方銜
命出使二廣督視諸州軍事過家覲省族戚士友皆來
會公衣繡衣冠豸冠尊於中堂御史君跪奉觴壽榮樂
備至人莫不嘖嘖歎慕公竒其信已之決識子之早善
御史君之能立身以遹志而悲孺人之不逮榮也梅隱
府君以室曾氏未育娶蔡氏副之公與弟禮良皆出蔡

氏久之曾氏生子澄公左右事曾氏無方俯與澄友𡚁
因乎心曾氏感而愛之其在曾氏忘其為蔡出其在人
不知其非曾出也居梅隱府君之喪號慟擗絶弔客不
忍聞其聲治喪取宋大儒朱熹所輯家禮行之里人漸
有化者居曾母之喪致哀守禮如居梅隱府君亦以所
喪曾母者喪蔡氏卜葬得吉地龍蟠虎伏水來自前抱
縈不洩合堪輿家言其地乃在所居山中人跡之所交
積數百年無從發之實發自公人謂造物秘靈孕秀以

叚孝德營治窀域志於無悔不惜費鉅又不與弟兄較計問費孰當出幾何立鄉塾以待族子弟之俊而來學者塾師之至賴公以安其身以尊其業姊妹二人其夫之卒待公之木以殯其遺孤之居公之所築其衣食公之所鮮推二氏之甥戴公如慈父絶不以色見德自謝學官還山所以為生不越畜字播植之事力勤用紓生日以厚歲凶弛租予農人不責常數農人皆願田公之田田以並墾與人居晏晏晏敦至赴人緩急無愛於巳不

為崖絶幅斬之行亦不為燕惰阿媟在衆中有所論議意不乳入必明已是不苟合以相狥好告人以不善以故多齟齬然其開豁洞露肺腑畢見亦莫有怨者或初不能平而后深以為恩以子封既貴矣朝衣冠取如制不隱君賜而已未嘗為華侈自張鄉人舊與公遊不見少改於故至城府與郡大夫諸縉紳為禮非意所好每出山不數日即返曰是吾所安也御史君在京師使出過家公寓書累幅立訓踰時要以守身奉法完潔正直

為本不依於他未殁前數月自搜篋中所藏貸人錢粟
券火之不復籍記名姓後有自言願入所逋御史君以
公意罷之御史君𡙡使事還公病作然不害也趣令疾
行不欲使命宿於家御史君不忍去左右留侍者久之
而公病甚啓手足以殁士大夫賢公勉子之義與侍御
史奉親之終為得於天者厚也孺人賴氏實生侍御君
賴於邑為巨族孺人生而孝敏在姆不煩幼習書操筆
輙成篇盡授孝經列女傳誦不待數已能舉其文父母

鍾愛甚不欲以歸凡人選而得公公之游莆陽孺人不以嬿婉之好係公且賛之行堅其久於外而毋數其歸以身任舅姑之養公往來莆中專於前向而無還憂經明文起由孺人之在内也其謝學官還山孺人始以大計望讓公及感公言皤然以隱居為娛佐之侍親力本識有過人者事舅姑曲得其心一錢尺帛不入私槖惡衣麁食以給朝夕父母之口體常足於甘煖曽氏性嚴公又非其出也有意苦孺人用察敬怠孺人既孝謹又

敏於事曾氏不能苦之亦不能得其過愛孺人滋甚公友諸弟孺人内諧妯娌以悦其心一門之中嫡庶並處無異言閒於人梅隱府君之病公游莆陽未歸孺人視藥進食目睫不交迨於累夕忘其身之娠也梅隱府君疾革遺金百兩屬曾以此為樂兒游學之資孺人方哀毀不即取公歸無所得孺人終不言侍御君幼即不以嫗煦為慈課督嚴急誦書非夜分不遣就寢躬執女紅以侑之間則跪侍御君於膝前語以人事興衰家世起

伏及公自負氣謝學官之故且曰父已屬而大計矣語畢泣下沾襟以激其志接内外族姻有禮馭奴僕嚴而有恩自歿至於今餘二十年姑姊妹弟姪與婢媵之追事孺人者言之未甞不㤞且涕也是可以為賢已某始識侍御君於京師君方為進士心敬而友之侍御君語及其母之賢而不逮養涕泣交頤使余不忍舉首視丙申己亥歲余兩以從官之便歸覲獲見東溪公明直寛温有德君子也至其論世風得失民生利病人行事上下

目覩手捫井井然可施於用但跡不遇耳侍御君以善爲養而心能樂之不以世俗膴膴榮豔之態薄望其子而卑待其身尤非人所能及而余獨以姻婭游從之雅察之爲容而聽之爲詳而知侍御君之著於朝者固有所本於家也公生成化癸巳正月七日卒嘉靖庚子八月六日孺人生成化己亥五月十三日卒正德丁丑九月十五日生男女皆三人廷實廷果皆早夭長即儲秀長女適晉江林續春其二人亦夭公繼娶蔡氏生子儲

材補郡學生儲秀娶晉江謝子警女生三子長孚裒聘
某之第二女次啓裒聘故南京通政黄河清孫女次憲
裒聘刑部主事王時儉女女三長適郡庠生賴統次許
南安王賦之子次許户部主事鄭普之子儲材聘安溪
林森女賴孺人之殁東溪公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十日
葬之梅溪山仙雉原其葬未有誌御史君卜以嘉靖壬
寅月日奉公之柩合葬以從先志而以世次行事屬某
曰願有述也將以請當世大賢君子之有文辭者銘之

謹譔次如右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蔡勉菴

公行狀

公諱祐字體順別號勉菴晉江人以辛酉鄉貢進士始仕爲廣州新寧教諭改杭州海寧遷湖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封承德郎南京刑部雲南司主事高祖子和曾祖真生皆有隱德祖紳由太學生爲廣州照磨居職辦治材浮於官父寛號恂軒母梁氏公生於成化癸巳正月

九日卒於嘉靖庚子七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八未卒前兩月季子克康道卿君以留都主客郎中拜貴州督學之命便歸覲省公尚無恙道卿固留不欲行竟啟手足以終大事公生而謹重醇慤為兒時處群中耳目瞻聽無邪羣兒皆貌之不敢狎梁孺人早寡以禮自防專室而深居公年數歲哀不見其父搶泣發憤期於成人稍長讀書記誦甚敏尤深於研究抽心繹腑如絲有緒循而緝之丈引尋續綿綿不絶家貧不能得書梁孺人

斥嫁時簪珥易之猶不能多買公就肆中取觀他書良久還書市者問曰君已得書耶乃還我書公畧舉一二篇誦之不失一字市者笑相目曰蔡君乃以腸為經笥然不以敏洽自喜專沉好思每一編書諷讀數過人見謂了了猶披玩不置卒與人説近證遠喻左參右伍窮極條貫煩而不亂人服其精約不知其敏若彼所居一齋几坐竟日庭中草長數尺或掐之他往輙却之曰吾方與古人相揖對於簡册之間何暇從諸君遊乎閩田

南山先生以虚齋之易講授往從受學既盡得田氏學問以新得與疑義走問虚齋虚齋先生曰我學蓋如是遂傳虚齋之易推本其説引演旁通轉以語人戸外之屨常滿弟子以百數十輩其去為美士成材自致通顯由公發其指也潛心大業以興起斯道為已任嘗曰聖人可學而至學者勉之耳因自號勉菴篤信力踐惟古人之務同不以狥俗為意最好宋大儒朱氏家禮講肄行之家貧其於作堂寢具器服物品不能如志而意常

合歲時朔望祭薦謁告其先如其存時齋戒譔具覲潔告成必敬必信冠子祝以三加宿賓醴父母有儀諸皆帥是惰慢之氣不設於體行旋周折具中規矩造次未嘗見其疾亟變式作息食飲具有常度徵至几席杖屨所常安置不越尺寸大會廣坐談論蠭起冲冲似不能言有間少寂徐出數語情忠事核坐中莫不側耳談者或為之息或衆噱盡諠獨頽然面閱遇有發意見齒而已推誠遇物終始不見有片言之二其行未嘗欺人

亦不逆人之僞事梁孺人左右不違身與妻子食菲糲之食上堂之味必備旨甘告方而出及時而復雖暑甚倦極不脫衣冠而侍恂軒公兄弟二人其弟不善為生議斥居宅責之涕泣固諫不可乃從之賣盡歸直於叔氏而奉孺人獨居一室備極窮阨叔氏耗其賣宅金盡徒手來歸又羸然疲也公見惻然曰叔氏何憊也虛其宅以處之躬調湯藥食飲以進不以傳染為恐叔氏竟病卒竭有無以殯之孺人屢嘗為叔氏所苦見公待之

如此頓謂曰善斯汝父之弟也雖我亦不以往事爲念繼而泣曰廣州公有子三人惟而一身耳吾所以用苦勞瘁而不悔者爲蔡氏之祀也亢宗榮親是在汝矣公長跪大哭奉以周旋辛酉舉于鄉赴春官名在乙榜公欣然曰亦足爲吾母養矣遂赴銓授廣東新寧縣教諭奉孺人往孺人心樂之在職二年孺人以疾終哀毁踰禮諸以貨賻爲賻銖髮無所受匍匐扶喪歸值道梗前後行者俱陷賊中獨識公爲賢孝人相戒勿犯孺人之魂無恐新

寧故稱乏材公親為講說經訓訂論文藝循循誘獎不為頑惑有所厭怠而以明徳為本躬行化道之末及朞歳士皆恱附動變其子弟以不知詩書為恥其父兄以子弟知詩書為榮自是士屢以名登薦書聲物與諸名邑鉅盛相齒其教海寧不異新寧科指士之嚮慕興起益倍新寧時比徙湖州諸生爭畫像乞留衣帶其教湖去湖亦如海寧時自安定以後師道之廢久矣公來而學者各自以為得師始知以聖人之道為必可學士有

不能為仁義道德之言者則慚於其輩在浙十餘年監司考第兩浙學官輙擬公第一而中丞許公銘督學盛公端明尤為知公相見必稱先生不以屬職目之公已倦游思歸力乞致仕盛公貽書相勉竟不可留湖之士大夫弟子相恨以失明師監司長吏亦為湖州人士恨之歸日囊無百金有書數卷而已力行節儉以課子姪常著故為秀才時衣履以居於世之紛華富厚泊如也以道卿君貴封主事公不為加惟衣故為學官時衣帶以出

或徒行道中人莫知其為封君也道卿仕宦最貧而才名日盛公聞其貧也喜其名盛也憂道卿為比部郎中守法失上意詔逮之廷杖之公聞其杖而將死也憂後聞其不死而竄也喜公於愛子其憂喜若此家居春秋高嚴敕不渝一日雞鳴必興危坐堂中諸子升揖考問所業加以訓戒道卿仕宦十二年蔡氏無子弟僮奴為鄉里所苦絶不預聞外事鄉人有所好惡相虐為恩惟恐公聞有以公聞恐之或相謝而解其聞于公而得一

言之平自以為無怨不以聽於有司公道成德尊道卿
宦業日起然人敬慕公者不以道卿故而公所自處亦
不為封君也有宅一區曽祖所遺以蔽風雨無以處諸
孫公獨屏居廳側田數十畆僅給朝夕歲凶至貸粟而
後給公恬然自得而室人亦不以讁公葢公之道行於
妻子矣田宅既無所益而内外族姻貧者數人待公之粟
以食割屋地數十尺以與少所受經師何氏處約而好
施其天性云其在海寧友人典銓欲以無錫縣尹授公

以書問公意所欲公怫然曰是問何為將以為市耶不報卒不果授而徙湖州故公前後十六七年仕皆不離於學教績最著人亦以是知公而公在新寧時當道當檄公攝邑事公檢校簿牘所當上聞下施條其可否所宜張置自署其指以授羣胥使治文書且請且行吏目動相懾不敢為奸受賦徵徭與為期約不督而集數月之間邑以静治其小所試輒以効見然世無有知公之才者則公之所蘊其不酬於世豈少哉公之殁學官弟

子以公之德學行誼列上官師轉聞監司部使者是之令官師以禮爼豆公于學宫泉之士無賢不肖長少知不知聞是舉也皆曰宜嗚呼論至是定矣公本守朱氏學而道卿聞王陽明公之學於諸友間歸而於家庭論之公不為然論久之公喟然曰是非王陽明之學而宋周元公程純公之學也頗嚮意究竟而遽以疾不起嗚呼惜哉然公之所樹立已卓然為時名儒是豈不足以死耶先大夫實受易於公之門荷知獨深而某與道卿

爲友公所進以爲可教也嗣世通家公之歿不得臨殯而哭慚負恩誨惟是講習公之事行爲詳又僭能窺測學術之一二故敢掇緝懿跡次序其語以自附於門人子姓之誼且俟銘公之墓者采焉謹狀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原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爲先生高祖生道

童應覲是爲曽祖及祖應覲生欽贈文林郎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静不與凡兒狎毁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晷刻行過市無遊視蹟步坐市翁媪竊識之終始如一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熟矣猶守案坐誦同塾兒誘之嬉不可或靳之不爲忤時摘誦數句不絕口傍兒笑曰獨此四句患忘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爲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

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不介而謁公廁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舉以詰先生酧應有條理公頷首久之同輩皆側首盼末坐名為之諠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孤矣呼為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所不得閏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為碩儒舉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巳丑乞授東流縣教諭邑介江陋守陋鮮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諸

生經傳諸生瞠目不能答因為條析大體敷暢微旨歷
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生彌
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導接不困以所難諸生雖終窘
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為開說文行先後榮華本實
之辨諄諄懇悉遠利秉禮身行其言非以空言感諭人
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為恥後進今有記其言
邑鄉大夫宋御史公邦輔强直廢居清介絶俗與先生
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二曰明道術曰復古

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曰禮耆年曰篤孝思曰協寅侶曰勸廉静曰廣慈恵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美具是矣宋公以為無愧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生往内簾權積輕久考試官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職精閱而决取外簾不能奪所得皆名流乙未陞夏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牘白署揮之曰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詣屢徒步請禱有神必舉從者不堪痒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

精誠至而忘其德也天乃澍雨驅滌歊厲蝗去而邑得
歲齊東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戶上下先
生惻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下
之庶以均為寛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戶憖者受田稅
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為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為
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皁隷屏立廊下朴
偃于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以其曲直還與之鞭贖
都弛其重者撻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言得其言

輙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也上官多移
獄夏津比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獄比上或忤意
被譙讓恬不為改卒如所上其愛民惟恐費之視一錢
如膏血至葺治城垣修餙學宫有所當費以義諭民使
自差次出費民恱而事以集奬訓邑子如在東流復為
延名師餼帑不以費邑子弟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故
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有志邑之文物遂有稱東郡
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迎撫臣

意悍以灾閳駁其議先生仍前議並以危苦詞持議踰境謁監司言武城窮哀狀曰稼為樓苴彌望汚洳矣民脫魚鱉者尚露立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者始盛氣待之卒内慙感動得奉賑蠲其循心而行必守所是不顧計他人喜愠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交章論薦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賓不就試當得郎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俗雜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緐數人謂戞津之治非

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狥吾以小治大第恐弗勝無非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猥徽猝索勲戚璫寺寄屬紛拏霽顔佀語慰遣之失所寄而不得怨隨事捄補施澤少而力尤勤俸篋屢空貸於鄉人盖京師浩穰游接十倍夏津其不敢如在邑日故昔無不足而今乏都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被旨蒞事窮其奸狀贓數千在位有為胡左右内憾之謀中以他事先生

方以母老憂念踈乞終養都人禜其去先生去夏津人
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臨清林比部公瓊實書其
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為比蓋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還
老稚不戒而集牽攜數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棗
栗脩脯以獻先生為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
兩涘循河纍纍不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
以旂以中丞赴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為賦詩有斯民
信是同三代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

人以居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側視所敬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及知捐父產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誨其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窘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皆以懽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年七十矣毀瘠殆不勝喪弔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柳車哀動行路宗黨稱孝焉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置列上其

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宦祠武城亦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焉去而見德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日年七十有六娶郭氏贈孺人再娶楊氏封孺人子用復國子生娶莊氏繼娶楊氏孫象深庠生娶蔡氏早卒象輿娶莊氏象昭聘叅政洪公富之孫女孫女一人許叅政黄公潤之少子伯農二公皆先生友也女一人適庠生張志遂外孫

守謨守詔守誥守論詔誥俱庠生曽孫女一人象深出用復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一日之吉奉葬于南安三十三都之乾頭原其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温恭而莊和氣溢於靣目語不華蔓無忤人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子也淡泊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之好居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慝不為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

禮義所可決不以狥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司用輿臺禮同官漠不為恥先生跪起呼賛用下士事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虐甚內不堪其忿詬曰易其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為恭以非禮是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郡縣厚其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虛齋圖觧數册而已中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不及其師有問先生為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愧耶曰惡為是吾所

愧於師者沒身焉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蒙引一部足矣細翫熟復可也自為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貺遜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該泛聞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脩質反約為功某知其以儆詞教我也某罷河南閿歲而先生乞還侍遊於家十有七年雖不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

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頽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核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中順大夫永州府知府唐有懐公行狀

公名闕字闕常州武進人武進有唐氏由封評事公伯誠始實徙自淮生五子次子復以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為平樂知府有宦蹟見一統志第五子封給事公衍生子貴庚戌進士會試第三人為户科給事中以清慎長厚祀於鄉公之父也母封孺人周氏户科公卒于官

公年十三歲十六補郡學弟子員二十八舉于鄉是歲
周孺人歿凡六舉會試不第就銓得信陽州知州滿考
以多奏薦合格得恩進戶科公階奉直大夫贈周孺人
太宜人陞戶部員外郎轉南京戶部郎中居二年乞致
仕時年六十二歸十一年以疾終嘉靖三十四年七月
初一日也年七十三妻任氏贈宜人子三人順之春坊
右司諫正之郡庠生某氏出孫三人鶴徵魁徵夢徵曽
孫一人女六人適布政司叅議董士弘書筭劉大中翰

林院編修王立道監生賀鏜監生左丞庠生沈鯛孫女
二人適白啓京孫臯公始孤母慈之甚而敎之特嚴公
雖幼已知感尅自奮發夜讀書或倦假寐母怒啞之曰
兒不思嗣父之業而昏瞶若此耶啞垂垂如纓絡公不
敢拭後不復倦也母㱜讀書倦輒泫然曰今日欲得母
啞安可得耶少侍父客觀客奕父叱曰汝何宜觀此常
與友人飲至醉嘔父使人取骰子詈曰此物作祟也擲
去之遂終身不識奕亦不復畜骰子非徒不違其訓自

以生無事父之日而養母之力未備以是致其思也痛心恨慕老壯如一日於孝天性也取詩有懷二人之義以自傷因號有懷汲汲人倫獎誘名教一本於痛慕之實其諸躬行所以充愛敬其親之心不敢慢惡於人靡事不然性剛狷内辨廉取而擇受果退而恬處常恐失身以貽先辱守之没齒不以既衰少改也信陽當孔道館遏過客供帳使費不貲公裁之使不廢禮而已不以銖髮妄費為取悦買名聲地也過者或不能堪比詢公

所自奉極潔非不敢怒有起敬者部使者行部聞公廉而未審也逮里甲一人至庭誘之使言曰州官費汝錢幾何第言之吾追還汝所費錢其人無所言則必毒刑恐之遂大呼曰寧死不敢汙州官也復逮他人至者皆如之僅得其擅用三百錢鑿廨中一井然後審公之廉也按察分司邇城分廵以城樓不利邸舍欲徙之時旱蝗公恐煩民仰天長吁分廵恠問公荅曰方視飛蝗多少耳分廵盛怒然竟為公止州置衛軍民雜居軍買民

田倚戎籍租稅而不徭民役彌重破產公曰若此不已
田皆折而入於軍州必無民矣按田校第其産役之如
民武人始訌交煽公不為奪民以大蘇其聽軍民爭訟
則平心決之不私其民武人退服其公也富民死遺孤
方數月族人爭其産訟于官公一見曰嗟乎多財而當
强族是吸吸者死矣因為三分其産一與族人一給育
孤者費而一以待孤之長畀之判訖令抱孤至前孤忽
大笑有聲似解公所為判也初籍其家財多奇古玩物

公不目之一以還其家斷獄務在生之信陽俗多椎埋攻剽有司斷死刑歲繁然濫者不少矣公曲爲求情得其可生者諍之上官不得諍不止生者非一人每諍一獄得入内輒喜曰吾今日活一人矣家人怪其食飽蓋有所喜云有勢者誣其怨家七人爲盜挾分巡之力以要公公不聽則搆公於分巡公不辨亦不忿七人者竟不坐分巡嘗誤出真盜案將下公抱獄具往諍之久而後悟其誤也公雖務生人又不苟縱若此有貨郎商於

外歲一歸其婦有所私殺貨郎託言商不歸人未之覺也久之買田産族人疑之以謀産告婦與所私者懼露走湖廣公謂失尸則獄終不決徧索之得尸水溝頭頸繫一草繩面如生方罪人未得公為之累夕不寐忽聞户外有嘯者公曰此非鬼物其為貨郎乎必為汝復仇毋急我也嘯者若變聲唯唯如是月餘公容禱城隍出私錢選善偵捕者遠購果得之獄具斃罪人于獄嘯者亦息在户部勤職守法最為尚書梁儉菴公所知一日

本科欽人梁公顧謂左右侍郎曰公得其人乎莫踰唐
員外矣梁公剛介綜覈屬官鮮當其意也其赴永州命
子司諫壻編修王君作祭周濂溪柳子厚二祠文至郡
謁祭新其廟宇而加禮元公之後所以施於民者期不
負元公之學永事簡民厚一與之寛靖不擾闔郡晏然
朴楚偃庭中皂隷植民業自以為樂其生公亦自喜以
為得郡宜其所長也晨衙獄吏報囚增一人即蹙頞曰
顧未能使獄空耶楚俗最苦客戶游民永民厚易苦游

民恣苦之其最為苦者强贅也當室有婦新孀游民輙推一人為夫而孰為媒孰為主婚皆游民自相推擇擁之入室不問婺肯不肯也壻其婦則子其子而有其財久則鬻而他之公訪其魁傑久恣者置之死弊以頓息永民手加額相賀道桂民與猺獞錯處蠻夷喜亂居民又易欺愚紿詐之故永多猺患公以恩撫循熟猺以致猺猺酋聞威信相率詣府有持崖蜜為獻公取蜜封嘗之而反其餘蜜酋叩頭感悅以大人不疑而無所貪也

其不可致者設計掩捕得魁首鄭仲義等百餘人殲之而痛禁民之欺愚猺者使相安全永以無猺患壬寅秋瘴大作氣起處如飛絳雲觸者一縷輒死死者數萬人公為文禱之自審方藥分授之營救護視不憚勞悴早出夜休左右以為諫公曰吾恨不能身代民死而敢愛勞乎瘴漸止訪屬吏死者厚給其家歸之不能歸者𦵏之為壇而識之民死不能𦵏者予棺而令什伍相收掩民忘其札是時麻巾半城市公出不及避往往脫巾

公垂涕揮手止之作莫脱巾謡永民德之傳誦一日徧諸邑先代唐刺史有恵政血食于郡永人為之語曰前唐後唐云民方相得公遽决意謝去上下固留之曰吾非困於政量力而止者吾在家手中不能留一錢而為民撙節財用件折錙筭便有條理家事掛口亦厭治官事精力鼓舞常有餘未明而出當食或輟至夜分方罷而不倦也顧吾所施為在吏民耳目豈愚不勝任而欲去哉吾年將及宜去不善事上官而性不能忍辱宜去

世方尚竿牘遺贈而吾好為民惜財無所辦此宜去且吾為州欲去者數矣今猶不決尚待何日友人周君振為巨津知州謀于公公曰七十歲老翁乃曲腰作萬里蠻荒吏耶周君遂致政於是留者強聒不休公曰吾不忍負周巨津也公之自引非為愧周君然其與人謀忠而所以自為者有如此公本坦夷無機世人一種巧僞潛中目探耳取言餂笑刀之術生而不解淳如也既家居益委運任心文史之外寄興於酒並以花鳥自娛親友

為致名花奇鳥公躬灌培呼飼之如理家事鳥鳴花滋對之欣然闢一圃圃故有池疊數石為小峰曰山水盡在是矣未嘗遠出遊覽與鄰翁田叟飲嗒然極醉衣冠之會強預其間見其機鋒迭出或背面相訾詆歸輙恚悔然性不為拒忤時復強預之而復悔之有司慕公風誼欽重有加公亦加禮於有司往來不廢然未嘗一語及公事族戚有事不得已為之請人皆信公之無他不以為有請也邑賢士夫毛古菴公徐養齋公與公游處

獨厚皆以名檢風教相敦人仰之無異詞尤以公為樸質而近自然也性儉甘淡素衣屨澣之衣敝則補綴之自食菲薄無客未嘗割鷄及致客則營辦求豐若恐客不得致也未嘗妄取一錢於人有錢在手則餽遺舊戚周振貧乏隨手輒盡既不善籌筭居積未嘗妄取而又喜客好施也自始孤周𡥧人置田三百畝有屋一區為舉人二十年居官十七年致政家居十一年增田百畝而已孤時嘗為仲叔所虐既貴叔老敬叔而撫其姪如

有恩者一從弟孫貧藉公有立偶酗酒手斧向公公曰汝醉耶因皇恐墮斧公待之如初其人悔改受孫託於族戚故舊頗多一一為之盡大節隱行不愧其心方寸灑然常樂也閔俗悼政若力不能捄而引為己憂嚬眉戚戚其外常若有不樂者分别善惡好惡不妄有市人以己子與兄子均財公嘆曰吾不如也薦爲鄉飲賔其人自以市人也避不赴公每對人言之邑子某逆其父父至出矢言訣之終不食汝粒米邑子公同學友也昌

言誶斥之且曰不言之督學使者黜之不止其人旋斃乃止信陽孝子趙謨庠生也制終廬於墓次不忍入學公造廬敦請之有媼送夫喪道觸棺死孤方十歲公給米贍之月令其族長携孤詣州受米實欲月見其成長也永州屬員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子而死剪髮一縷寄之而居州如故公聞惡之甚力請上官難之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其在鄉在官所為率勵風教其事類若此葢所

以充其孝悌之實而非於彼爲慢惡也公最名爲長者古所謂長者務爲含胡渾厚不談人過不齒及恩怨公不能藏人過時面折之雖素相厚者是是非非不少貸口中未甞不言某恩某怨也然人莫不稱公長者非特衆人信公其有過爲公所談者亦曰公口則然其心未甞過我也雖公甞言與之有怨者亦曰公口則然公未甞芥蔕我必不報復我也此公所以爲長者也信陽州衛舊常隙公在州與衛官懽然在户部監十庫與中官

共事強則取禍弱則抬侮公平心其間中官皆德公永州有南渭王府每招飲公輙往往輙盡醉後公去州郡幾何年矣衛官南渭王之書問不絕也而十庫中官與後共事戶部郎必問唐公官蹟所在居起何若公亦每自喜曰武人中貴王府皆仕途所謂極難處者我能不覺其然然公未嘗曲法狥之其於物無害中心誠有信乎人者公嘗病困手書與友人訣吾平生無他長惟不忮不求二字可以無愧至是寢疾復舉以自計曰吾知

免矣疾篤命諸子告别于先祠徹薦果公方坐取一果啖之核未吐而瞑面微含笑也葬畢三虞方訖祭異香滿堂室內外聞之莫知所至乃從靈几前起也臨化實景死後靈響非積功累行氣完真還胡以有此嗚呼如公者生死之際可謂全矣公性喜為詩不鍛鍊求工而藹有風趣至於居官而憂民去鄉而思親友與夫弔古悼亡皆直寫真情有古者本人倫厚風俗之遺有詩數卷然公謙厚自匿諸子方謀刻之某與應德游公亦忘

年輩而友之知公爲詳甲午冬某由吏部郎中謫判常州應德亦削翰林編修籍還里辛丑春某罷河南叅政應德亦以右司諫爲民皆先後相次亦皆及侍於公家公不徒不以失官咎其子且不以某之得謫罷爲有罪也公之葬應德謂必羅達夫銘而某狀其行不遠數千里入閩乞文某亦千里赴之遂相與論訂於武夷山中事事皆實録某固不敢誣長者應德亦不敢誣其親也嗟乎人知應德之進道不懈而不知由公教之而後有

以成其學也知應德之遯世無悶而不知由公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公未嘗言學而家庭刑範陶成之實學者可以觀矣葢語公之所以自成則在漢陳寔晉吳隱之之間語其功之在於後世則與宋之程太中朱韋齋比盛矣事核文劣其深扺不自滿斯有待於羅君矣謹狀

遵巖集卷十八